

秦俑背後的人



■工作人員為秦俑做繪彩保護

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蹟」的兵馬俑世人皆知，一個個栩栩如生的陶俑無數次將人們帶回兩千多年前的秦朝，遐想無限。然而，當人們看到一個個威武站立的兵馬俑時，卻不曾了解，秦俑出土時99%都是碎片。從考古人員到修復人員，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有一群專業的工作人員，他們扮演著秦俑的醫生、公安、朋友等多重角色，正是他們的艱辛付出，才讓秦始皇帝的「衛兵」再現了昔日風采。近日，本報記者深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實地採訪秦俑背後的工作人員，了解他們鮮為人知的酸甜苦辣。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曉芳、張仕珍 圖：熊曉芳、張仕珍

秦俑「醫生」：平凡中尋快樂

秦俑最初製作時都是通體彩繪，但在以後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由於陪葬坑曾遭受火燒、洪水等破壞而塌陷，陶俑出土時已支離破碎，彩繪大多脫落。如何保護陶俑身上殘存的珍貴彩繪，再現陶俑昔日的風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文保修復人員像悉心的醫生，進行了長期不懈的努力。

劉江衛是土生土長的臨潼人，他第一次與秦陵結緣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當時銅車馬剛從秦陵出土，父親便帶着他前去參觀。他怎麼也沒有想到，那一次會面便讓他與秦陵結下了永久的緣分。如今，他已經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工作了22個年頭，成為了一名資深文物修復師。

22年來，劉江衛曾參與兵馬俑一號坑、百戲俑坑文物的現場保護修復工作，現在承擔著陶質彩繪文物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部分項目的執行。談及文物修復工作，劉江衛說，這份工作很平凡，但也給自己帶來了很多快樂。「修復保護的過程中，我們可以近距離細緻地觀察文物的精美紋飾，還可以通過一些推斷與秦俑「對話」，外人可能就沒有這個機會了。」

劉江衛表示，剛開始從事文物修復工作時還感覺新鮮，但時間長了，不斷重複工作也會覺得枯燥，這便需要修復師耐心和細心。經過兩千多年的歲月變遷，陶俑身上殘存的彩繪有機層已經老化，顏料層中黏合材料的老化或流失，導致有機層與陶體之間、彩繪各層之間、顏料顆粒之間的黏合力變得極為脆弱，特別是生漆層，對水環境非常敏感。在乾燥過程中漆層會劇烈收縮，引起漆層起翹捲曲，造成彩繪與陶體的脫離。因此，彩繪出土後的及時保護尤為重要。「文物身上的彩繪都是非常珍貴的，現場發掘時，我們這些保護修復人員心裡也很着急，生怕損失一點。」

大氣不敢出 保護跡完整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研究員呂容波告訴記者，尤其是現場脆弱遺跡的提取，更需要細緻工作。由於秦陵遺址接地氣，灰塵、氣體、顆粒物等都不可控，一些精美遺跡要完整保護起來非常難。有時候面對那些脆弱遺跡，他們甚至連大氣都不敢出，生怕對遺跡造成破壞。

劉江衛告訴記者，當看到一堆破爛陶片經過修復變成完整的陶俑站立起來的時候，特別有成就感和幸福感，但文物修復也有非常艱苦的時候。他憶起一次修復陶馬的過程，當時要進入馬體腔修復，進去工作了一早上，由於空間有限，裡面特別悶，而且還有大量酒精等化學物品，出來就覺得頭暈目眩。「頸椎病也是我們這個群體的職業病，經常一趴在那兒修復就是四五個小時，特別累。」劉江衛說。

文物保護部主任夏寅將他們的工作形象地比喻為文物醫生。「我們這裡和醫院一樣，有病理科、手術外科、環境監控室，病理科分析文物的病害，手術外科對文物進行修復，環境監控室則是在適宜的環境中存放文物。」

夏寅表示，文物保護修復實際上是在做逆自然而動的工作，文物最終和人一樣，必將消亡，文保修復人員所做的工作就是在搶救文物，讓文物的生命能夠盡量延長，讓今人通過文物更好地了解古人的社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是一座天然的文物寶庫，能在這裡工作，保護秦俑，和秦俑對話，這是一件平凡枯燥卻又快樂幸福的事情。」夏寅說。

秦俑修復成全國示範

「文物修復保護的最大樂趣



■修復完成的彩陶御手俑。

就在於最大限度地保護出土狀況。」博物院總工程師周鐵表示，在博物館工作的31年間，印象最深的是銅車馬的修復。當時，銅車馬佈滿銅銹，變形嚴重，白馬上的彩繪面臨脫落，對銅車馬的保護涉及彩繪、焊接、黏接等多種材料的運用，通過艱難的技術攻關，最終一號銅車馬耗時2年，二號銅車馬耗時1年多完成修復，其中焊接主要採用手工焊接。

經過數十年的文物保護修復實踐，周鐵對文物修復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他告訴記者，黏接劑的使用必須是「可再處理」的，也就是具備「可逆性」，不會對文物本身造成二次傷害。隨著修復技術專業化，修復中使用的膠黏劑等工具會越來越接近文物本身。陶俑彩繪保護曾經是全國性的難題，經過秦俑修復團隊多年的努力，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已總結出來一套完整的陶俑保護修復規程，按照規程，陶俑的保護修復最多可達20個步驟，在文物天然條件較好的情況下，最少也有14個步驟。現在，這裡已經成為陶製彩繪文物保護的國家級基地，負責制定全國性的陶製彩繪保護標準，今後將成為全國性的技術示範中心、資料中心和科學標本中心。

秦俑「公安」：挖寶不興奮「破案」才激動

「考古工作就像公安破案一樣，是一個探索、研究的過程，我們最關心的是這個現象是怎麼形成的。」1989年，申茂盛從吉林大學考古專業畢業，來到秦始皇留下的這片遺址，度過了他最美好的青春時光，「剛來的時候這裡連宿舍都沒有，就住在附近農民家裡，二號坑當時還是待發掘的一片樹林。」

在博物館工作20多年來，申茂盛跟兵馬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對每個兵馬俑的姿態、面部造型以及鎧甲、鞋都都像朋友一樣非常熟悉，看到仿製的兵馬俑一眼就知道哪兒有問題。」然而，談及第一次挖到兵馬俑的感覺時，申茂盛卻沒有人們想像的激動，他說，最興奮的時刻往往是在「破案」之時。在這個「破案」的過程中，雖然枯燥，但也樂在其中。申茂盛說，比如正發掘時突然出現一片土和其他的不一樣，含着沙子，就會急切地找出範圍，分析是人為的還是自然的，逐步排查其原因，「對每個現象都要刨根問底。」

申茂盛舉例說，一號坑發掘時有很多奇怪的現象，有的俑頭找不到了，有的俑頭與俑身相距十幾米遠，有的兵馬俑手中拿的武器不見了，只剩下大量箭頭，考古人員因此判斷在俑坑修建不久時，這裡曾進來過人，結合火燒遺跡可以判斷來人曾放火燒過俑坑，並且打碎了很多俑，最後拿走了武器，而破壞者很可能就是項羽。

現任考古隊副隊長的申茂盛每天都到兵馬俑一號坑去查看考古情況，一號坑是所有遊客到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參觀的第一站，也是最早的秦俑展示大廳，每日遊人如織，「展廳內現場考古難免會受遊客影響，過去經常有遊客喊着讓考古人員抬個頭照個相啥的。」申茂盛笑着說，現在遊客素質提高了，很少有了。不過為了減少干擾，對新出土需要修復的秦俑都會選擇在晚上將其搬運出坑。

兵馬俑有沒有出土時就是整個的呢？「一號坑秦俑99%都是碎片，需要拼圖和整理，每個俑都需要經過考古人員拼接，經常是一個厘米一個厘米地清理，大氣都不敢出。」申茂盛說，考古發掘是個慢活，有時一天只能拼三四片，而幾乎所有的俑出土時多少都有彩繪，需要格外細心。

理性考古 助解學術問題

當人們對秦俑考古工作者的淡定從容難以理解時，負責秦陵考古的張衛星給出了答案：「考古發掘不能局限於挖寶，主要在於解決學術問題。」這位鄭州大學博士、秦漢考古專家認為，考古是非常理性的工作，需竭力抑制「挖寶」心態，所有工作只是遺址宏大結構中的一部分，所有發掘出來的東西都是新的，任何一個陪葬坑都會被放大到對陵墓的認識上，而不會就事論事。「可能是發現的寶貝太多了，所以沒有特別興奮的感覺。」張衛星笑着說，搞考古的人寫不了小說，因為現實的工作已經磨滅了想像空間。

張衛星1995年剛到秦俑博物館工作就參與了兵馬俑二號坑等重要發掘，現在全面負責秦始皇陵園的考古。「考古是復原人類社會的過程，呈現人類發展規律，目的是為現實服務。」張衛星對考古有深刻的理解，他認為，考古工作意義非凡，可激發民族自豪感，增強民族認同感，對考古工作者來說，更重的一項社會責任。「我上大學時考古是冷門專業，等同於艱苦的田野工作和枯燥的實驗室工作，如今隨着社會對文化的重視而受到關注，感到很欣慰。」張衛星說。

秦俑「朋友」：透過表情與其對話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院長田靜是最早關注秦俑藝術與表情的專家之一。「秦兵馬俑首先是雕塑作品，具有藝術美感，於是就注意到了最直觀的秦俑表情」。田靜說，秦俑雕塑之美，跟同時期的希臘、羅馬雕塑相比，最大的特點是「真」，通過秦俑豐富的表情便可得知，秦俑絕不是簡單地用模子做的，每一個俑都是一個個匠人精雕細刻的傑作，這其中必然融入了製作者的思想感情。

研究秦兵馬俑多年來，田靜就像是秦俑的一位忠實朋友，她時常會暢想，這個匠人在製作陶俑時一定在想像秦代軍人是什麼形象，是年輕人還是中年人？是高興的還是悲傷的？因此，由這些匠人製作出來的秦俑表情裡也蘊含了豐富的故事：有的是剛上戰場的年輕士兵，還不明白戰爭的殘酷，對周圍的一切都感到非常新鮮，表情中洋溢着青春的朝氣；有的視死如歸，表現出勇敢剛毅的性格特徵；有的身經百戰，表現出百折不撓的頑強意志；還有的表情麻木，初看有些呆滯的，好像沒睡醒的樣子。總之，不同的性格都表現在秦俑的臉上。

1990年，田靜寫了第一篇研究論文《秦俑雕塑與秦人的悲劇意識》，將秦俑坑中的武士看成活生生的人進行對話和分析。「如果是一個哭著的人，塑不出一張笑臉，而且這個軍陣題材也要求它必須是很嚴肅的，以體現統治者的統一思想。」田靜說，觀察了很多，大部分俑在剛強和堅毅的外表之下有着悲傷的情感，有的是淡淡的憂傷，有的是深深的絕望和麻木。她表示，秦朝統一以後，要在很短的時間完成制度建設，要統一人們的思想，統一度量衡等，對此，有些人理解，有些人不理解，統治者必須採用高壓政策，才能實現思想統一，於是就制定嚴酷的法律，以確保政令措施的實施。流傳千年的民間小說《孟姜女哭長城》就是對秦王朝殘暴統治的控訴，當時人們的不滿、壓抑、悲哀成為主流情緒，不僅在秦俑的面部表情上有反映，而且在秦簡中也有文字記載。

由秦俑表情開始，田靜沉浸在與秦俑更深入的對話中，隨後又整理和研究秦俑學、秦文化目錄資料，逐漸擴展到秦漢史、藝術史等領域，「下一步將研究秦始皇帝陵及其建制、寢陵制度、喪葬觀念等，這些都是開創性的，在中國古代帝王陵墓研究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美國加州一名教師與新出土的百戲俑共演「騎馬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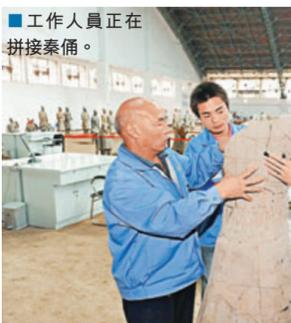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總工程師周鐵



■考古隊副隊長申茂盛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物保護修復部副研究員劉江衛



■工作人員正在拼接秦俑。



■張衛星在秦陵。



■田靜在新加坡秦俑展開幕式上接受媒體採訪



■美國加州一名教師與新出土的百戲俑共演「騎馬舞」